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(八)

明代史  
(三)

余东亮 主编

## 目 录

廷和忠直毛澄拒贿 .....	员
严嵩奸贪 .....	源
徐阶新幸严嵩败北 .....	愿
征剿河套 .....	缘
蒙古南犯 .....	苑
庚戌之变 .....	闾
海瑞罢官 .....	阮
刚直不阿 冒死上疏 .....	阮
搏击豪强 斗争一生 .....	阮
利在国家、祸在身家的张居正 .....	苑
争立国本 .....	缘
壬寅宫变 .....	缘
深夜宫变，世宗遭难 .....	缘
扑朔迷离，众说纷纭 .....	缘
东南倭乱 .....	远
戚继光平定倭寇 .....	缘
魏家阁老 .....	苑
东林党之争 .....	苑
“都人之子”与“金合之约” .....	愿
前后妖书之案 .....	阮
挺击太子案 .....	闾
红丸案 .....	阮

阉党专政 .....	104
宁夏之乱 .....	104
李时珍和《本草纲目》 .....	104
徐光启和《农政全书》 .....	104
徐霞客及其《游记》 .....	104
宋应星和《天工开物》 .....	104



## 廷和忠直毛澄拒贿

杨廷和，字介夫，四川新都人。幼时聪明绝顶，十二岁中举，十九岁先其父成进士。正德时初，官至内阁首辅，勋阶光禄大夫、柱国。在刘谨、江彬用事时，只能委曲其间，对朝政大事稍有补救。武宗驾崩以后，至朱厚熜登极以前，共掌理朝政三十七天。在这三十七天当中，他一共做了两件大事。其一是，拥戴朱厚熜承袭帝位。其二是厘革正德时期的主要宿弊。

在厘革宿弊的过程中，杨廷和思想坚定、行动果断，很有魄力。首先是清除隐患，逮捕了拥兵在腋、图谋欲反的江彬及其党羽。其次是，裁汰冒滥。对锦衣诸卫及内官监、局中的旗校等挂名、冒滥人员，仅一次就裁汰十四万八千七百余人。同时对武宗的义子和以武宗名义违制传升、乞升的一切佞幸、官吏，大半被他斥去。除此以外，还令边兵回卫，遣散番僧、贡使和宫女，释放囚犯，停京师不急之工，收回武宗在“豹房”、行宫中储藏的一切金银异宝。同时，在为朱厚熜草拟登极《诏书》当中，除免天下税粮之半以外，还减收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。因此，天下大悦，百姓称快。

朱厚熜登极以后，杨廷和汲取武宗荒政、失道的深刻教训，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，对朱厚熜辅弼颇严。在大礼仪当中，对朱厚熜推尊私亲的过于极端的作法，不仅敢于拒理力争，先后上疏谏诤达三十余本，还退还“御批”四次。对朱厚熜违背祖训的其它做法，更是谏言剴切、寸步不让。



# 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 彭 那 均 裁 蔡 尊 朝 奥 宰 战 回 皇 皇 皇

比如，朱厚熜信仰道教，登极不久就在大内设醮，整日焚香祈祷。杨廷和便引证梁武帝和宋徽宗的故事来劝诫朱厚熜，说他们虽然溺信佛教和道教，但溺信的结果，梁武帝竟饿死台城，宋徽宗做了金人俘虏。又如：嘉靖二年（~~1522~~1523年）十二月，江左大灾，赤地千里，连岁歉收。而朱厚熜却在此时谕令太监，前去督催织造。礼科给事中章侨等多官进行谏止，朱厚熜不听。不仅如此，还谕令杨廷和起草敕书（督催织造的谕旨）。杨廷和对此不仅不奉命（拒绝书写），还十分激昂地说：“今臣等言之不听，九卿言之不听，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，独二、三邪佞之言听之不疑。陛下独能与二、三邪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！”语气十分割切犀利。尽管如此，朱厚熜还是听不进去。更为可气地是，他竟又暗中谕令别人起草照办不误。最后不得已，只得嘱咐太监不要沿路“扰民”而已。

后来随着大礼议的激烈进展，朱厚熜对杨廷和感情逐步疏远，并增加了厌恶情绪。而杨廷和见朱厚熜越来越任性专断，势不可挽，也对皇帝失去了信心，于嘉靖三年（~~1523~~1524年）二月，便自动避职回乡了。嘉靖七年（~~1528~~1529年），朱厚熜谕令给当初阻止大礼议的诸臣定罪，结果杨廷和被削籍为民。嘉靖八年（~~1529~~1530年）六月，因心情不畅死于原籍。事隔数年以后，朱厚熜询问大学士李时，太仓所积几何了？李时说：“可支数年。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。”此时，朱厚熜才又想起杨廷和，说：“此杨廷和功，不可泯也！”隆庆初年复官，赠太保，谥号“文忠”。

综括杨廷和的一生，忠直不阿，做事果断，为开辟嘉靖初政，立下了卓越的功劳，是个典型的封建忠臣，但他却自



恃有拥戴之功，轻视朱厚熜年幼无知，做事比较专断。同时，在大礼议中，争之太过，做法过激，缺乏应有的斗争策略。结果，被张璁等人钻了空子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。

毛澄，字宪清，昆山县人。弘治六年（明弘治）举进士第一。正德时期官至礼部尚书。朱厚熜登极以后仍居原官。在大礼议中，与杨廷和等人共持“人后说”。多次上疏谏言力争。因他官居礼部尚书，大礼议中的一切集官会议，都要由毛澄召集。因此，对朱厚熜来说，大礼议的成败，毛澄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朱厚熜看到这一点以后，为了使毛澄能够支持自己，便派遣太监暗中进行拉拢。某一日，一位太监来到毛澄家，刚一见面，太监便稽首下跪。太监本人虽然地位低下，但却往往代表皇帝传送谕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臣必须先向太监下跪领旨，才合礼仪。因此，这个异常举动，使毛澄惊愕万分。他急忙扶起以后，太监说：“上意也。上言：‘孰人无父母？奈何使我不获伸？’必祈公易议。”说完，还从怀中拿出重金。毛澄见此，勃然大怒说：“老臣悖耄，不能堕典礼！独有一去，不与己耳！”拒不接受贿赂。太监一看毛澄态度严厉，便自找台阶急忙溜走了。要知道，这份重金，不是一般的人所送，而是当朝皇帝所“赐”。对皇帝的赏赐拒之不受，就可能获“藐视上君”之罪。但毛澄为了维护明朝的统嗣关系，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这种威武不屈，贫贱不移的高尚品德，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却是十分可贵的。

太监回宫，将毛澄不受重金的事情面奏朱厚熜以后，朱厚熜虽然心里不悦，但却被毛澄大义凛然的精神所震慑，并未敢对毛澄公开治罪。



当毛澄看透大礼议的局势不可挽回以后，便以疾病为由，多次陈请离职。嘉靖二年（~~1522~~1523）二月，因心情沉闷，果然患病。当他获准离职以后，行至河北兴济，死于道途。死后，朱厚熜对其忠正品德不得不给予褒扬，追赠少傅，谥号“文简”。

## 严嵩奸贪

世宗的昏愆，使奸臣有机可乘。明代有名的大奸臣严嵩，就是出在这个时候。

严嵩字惟中，江西分宜人，善写诗文，原先只是翰林院里的一个小官，凭着他阿谀谄媚的本事，步步高升。在争论世宗生父朱祐杭的尊号时，许多官员被廷仗、罢官或贬谪，严嵩却迎合世宗的旨意，并悉心筹划礼仪，因而取得世宗的欢心。严嵩进而施展他的文才，为世宗撰写祷祀的青词。这对崇奉道教的世宗来说，是再称意不过的了。嘉靖二十一年（一五四二），他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，开始掌握重权。两年后又进升为首辅，从这时起到嘉靖四十一年（一五六二）严嵩被罢官时止，中间仅两年多的时间首辅是由夏言担任，其余都是严嵩，前后柄政达二十年之久。

严嵩除了善于献媚讨好外，并无其他特殊的才干。他所以能窃权弄奸，主要是由于世宗昏愆。世宗深居西苑，专事斋醮祷祀，二十几年不到大内视事，朝臣中除严嵩外，都见不到他的面。严嵩为表示勤恳和为了随时窥伺世宗的意向，则日夜侍候在西苑板房。世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，表彰他“忠勤敏达”。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，排斥同



僚。世宗下了什么样的圣旨，说了些什么话，即使是内阁的辅臣，他也不让知道；票拟之事，更不让其他阁臣参与。于是，大权尽归严嵩，使他得以售其奸。

严嵩入阁之时，已经年过六十，老朽糊涂。世宗御札下问，他常常是瞠目若呆，摸不透其中的旨意。但是，他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。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，官至工部侍郎。他晓畅时务，颇通国典，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，往往能揣摩曲中，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。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，叫他们把世宗的言动举措，无论巨细都向自己报告。因而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，他都早有准备，办得让世宗很满意。严嵩见儿子奸猾，便偷偷让他入直代为票拟办事。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，他也总是说：“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。”所以，朝廷上下都说，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，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。有的人则干脆称“大丞相、小丞相”。官员在严府求见请示严世蕃的，络绎不绝，门庭若市，有些官员在严府等了一天整天都得不到召见。士大夫侧目屏息，不肖之徒奔走其门，送礼的筐筐相望于道。

严嵩父子倚仗权势，招财纳贿。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，不是根据其本人贤愚廉脏，而只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。如，犯罪军官仇鸾，罢职闲居已久，为了复官，就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。严嵩便让他当宣府、大同总兵这样重要的官职。工部主事赵文华因为贪脏，被贬出京为州判。他通过贿赂严嵩，重新入朝，成为严嵩的党羽，步步高升。当时朝廷内外的许多犯罪被免职的官员，都是通过贿赂严嵩而重新复官的。严嵩又进一步把这些人罗致门下，成为自己的党徒腹心。对于那些不愿依附的官员，严嵩父子在施行打击迫害的



# 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 新 朝 代 的 裁 判 中 身 处 其 境 的 罪 人 们

同时，也不忘乘机敲诈一把。如，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，不会奉迎拍马，不得严嵩父子欢心。严嵩指使其党加以诬陷，把俞大猷逮捕下狱。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才能，便一起凑了三千两银子贿赂严世蕃。俞大猷才保住性命，被发配大同戍边。

由于大肆搜刮纳贿，严嵩的家财可与皇帝比富。在京城里，他的府第连三、四坊，还有一片数十亩面积的人工湖。在家乡，他还有五座府第，都是雕梁画栋，峻宇高墙，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。至于金银珠宝，更是难以计数，到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，还抄出黄金三万余两，白银二百多万两，其他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。严世蕃曾自夸“朝廷不如我富”，连他的豪仆严年，家财也是数以万计。有这么多的财宝，其生活自然也就奢侈糜烂。特别是严世蕃，“粉黛之女，列屋骈居；衣皆龙凤之文，饰尽珠玉之宝；张象床、围金幄；朝歌夜弦，宣淫无度。”如此腐化，他不以为耻，反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朝廷不如我乐！”

严嵩父子狼狈为奸，贪贿弄权，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，纷纷上疏揭露其父子的罪行。但是，昏暗的世宗却不识其奸，而严嵩往往又利用世宗拒谏护短的毛病，在世宗面前搬弄是非，激怒他，借以打击陷害弹劾检举的官员。当时最为天下人疾恨的是杀害沈鍊、杨继盛之狱。

沈鍊是锦衣卫经历。他痛恨由于严嵩的贪鄙奸恶，导致嘉靖二十九年（~~1550~~）蒙古俺答的入侵，使京师被困受危，就上了一疏，痛骂严嵩“贪婪之性，疾入膏肓；愚鄙之心，顽于铁石。……忠谋则多方阻之，谀谄则曲意引之。要贿鬻官，沽恩结客。”疏中历指严嵩纳将帅之贿，揽吏部之权，



# 明代史

严嵩的倒台

索抚按之岁例，阴制谏官，擅宠害政等十大罪，请世宗诛戮奸臣，以谢天下。但是，奏疏呈上后，严嵩毫毛无损，沈鍊却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，谪佃保安。沈鍊至保安后，百姓知道他是因为骂严嵩而被贬谪的，对他很敬重，请他当老师，教习乡中子弟。沈鍊捆了三个草人，比做李林甫、秦桧、严嵩，经常在教习之余以草人为靶，和众子弟一起练习射箭。严嵩得知后，切齿仇恨，指使其党诬蔑沈鍊谋叛，把他逮捕处死。沈鍊的两个儿子也遭杖杀。

继沈鍊之后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（~~1551~~）上疏劾严嵩十大罪，主要是：俨然以丞相自居，坏祖宗成法；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，窃君上之大权；让世蕃代为票拟，纵奸子僭窃权柄；子孙无功而官，冒滥朝廷军功；纳贿营私，引用奸臣；戒守将勿击俺答，误国家军机；中伤天下善类，专黜陟之权。杨继盛说，严嵩的十大罪是依靠五奸才得逞的，其五奸大略是：贿赂皇上左右，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；控制通政司，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；与厂卫官缔结姻亲，使之和自己有瓜葛；牢笼言官，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；网罗部臣，使之成为自己的心腹。奏疏递上后，严嵩唆弄世宗，把杨继盛处一百下杖刑，投入牢狱。后来，又进一步诬陷，把他杀害。刑部的两个官员在审理此案时，为杨继盛说了句公道话，一个被贬官，一个被下牢。总督侍郎王忬同情杨继盛之死，严嵩记恨在心，事后找借口诬陷，把王忬杀害。官员凡是反对严嵩的，没有一个不遭受陷害，轻则贬黜，重则杀头。

严嵩之败，是在嘉靖四十一年（~~1562~~）。在此之前，严嵩的妻子死，严世蕃必须护丧回老家。严嵩离不了儿子，就



请求以孙子护丧归家，让严世蕃留在北京。世宗准许了他的要求。但是，严世蕃因为居丧，不许入直房代严嵩票拟，因而，严嵩自行票拟往往不能迎合世宗的意思，便渐渐失去世宗的欢心。严嵩和方士蓝道行有矛盾。蓝道行正受世宗宠幸，便利用扶乩的机会，以仙人的身份说严嵩父子是奸臣。方士的话世宗是最能听进去的。这时，御史邹应龙也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的罪行。于是，世宗便把严嵩罢官，把严世蕃谪戍雷州卫。严世蕃没到雷州，在半路逃回家乡，在家乡奴役百姓四千人为他建造府第，还抢夺民女，劫掠士民，依旧横行作恶。世宗派人把他逮捕进京，于四十四年（~~1554~~）<sup>1555</sup> 斩首于西市。北京士民听说严世蕃被判死刑，无不拍手称快，行刑之日，纷纷相约持酒至西市看刑。两年后，严嵩也病死。

## 徐阶新幸严嵩败北

严嵩虽然专权不可一世，但正象当时流传的歌谣所说的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”，“常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到几时”。这些歌谣，都十分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官吏军民，对严嵩父子的愤恨情绪。果然到了嘉靖四十一年（~~1561~~）<sup>1562</sup> 五月，严嵩被罢职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被逮捕下狱。终于应验了歌谣的说法。严嵩失败的原因，概括起来有三点：一是他自己老耄智昏、服侍朱厚熜不称旨，逐渐失去了宠位；二是他的儿子严世蕃罪恶多端，引起了满朝公愤；三是与当时的内阁次相徐阶的作用有重大关系。

徐阶，字子升，江苏华亭县（今上海松江县）人。举嘉靖二年（~~1522~~）<sup>1523</sup> 进士第三名，被授翰林院编修。在更定



祀典时期，因谏止去掉孔子王号，被贬至延平府任推官，后来又逐步升迁。到了嘉靖二十八年（1559年）六月，已官至礼部尚书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62年）三月，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进入辅臣之列。徐阶身材矮小，面白容正，性机敏，有权略，内心活动“阴重不泄”，不形于色。他就是依靠这种“有权略”和“阴重不泄”，才将阴险奸鄙的严嵩父子参倒并置于死地。

在夏言担任内阁首辅以后，夏言常在朱厚熜面前举荐徐阶的才华。同时徐阶本人撰写青词也非常用心，屡称帝意。所以逐渐受到朱厚熜的宠幸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59年）六月，朱厚熜就曾把大学士张治、李本和徐阶，专门召至无逸殿，每人赐给飞鱼服。后来，曾有人举荐徐阶，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。因朱厚熜爱惜徐阶的才华，舍不得叫他离开左右，未予获准。

严嵩专权时期，既然已将他的政敌夏言陷害致死，那么对于曾经受到夏言举荐，并且逐渐受到朱厚熜宠幸的徐阶，自然就要被严嵩所不容。因此，在朱厚熜面前百般进行丑诋中伤。说徐阶虽然才华不错，但却对皇帝“多二心耳！”这种恶语中伤的结果，使徐阶在一个时期内处境极为不利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徐阶采取三个方面的对策：一是在严嵩面前极力表现恭顺，事事不与抗争。同时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严世蕃的幼子，缔结姻亲关系，使严嵩大为高兴。这样，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。二是精心撰写青词，尽力逢迎朱厚熜，讨他宠爱。三是想方设法，笼络文武百官和朱厚熜的左右服侍太监。这样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忍耐，才使自己的处境渐有好转。到了嘉靖三十一年（1562年）三月，便进入内阁。



# 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彭那尔裁茶尊报奥字战回舞·舞舞

徐阶逐渐受宠，且又进入内阁，虽然对严嵩仍然十分恭顺，但还是引起严嵩的嫉恨。嘉靖三十一年（~~1552~~1552年）六月至八月，大将军仇鸾通敌的罪状逐渐被朱厚熜所察觉。朱厚熜密令徐阶上章指控仇鸾的罪状。而严嵩看到仇鸾势危，便想利用徐阶曾与仇鸾一起在西内服侍过朱厚熜的一段交往，对徐阶进行诬陷。但当他得知仇鸾的罪状是由徐阶首发以后，对徐阶就更为嫉恨。待仇鸾彻底败露，且被戮尸以后，朱厚熜就越发器重徐阶，经常与他谋论边事，而对严嵩便渐渐疏远。但严嵩并不甘心失败，为了挽回宠位，他绞尽脑筋，千方百计想搞倒徐阶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（~~1552~~1552年）十月至嘉靖三十二年（~~1553~~1553年）一月，先后曾有王宗茂、赵锦和杨继盛等人，分别上疏指控严嵩的奸贪罪状。尤其是杨继盛，特别指控严嵩有“十罪”、“五奸”，用词极为尖锐强烈。结果三人都被捕下狱。严嵩为了报复，便暗激朱厚熜从重对三人进行处治。而徐阶则不同意严嵩的做法，主张只对王宗茂、赵锦示以薄罚。因此，严嵩便认为这是徐阶在背后指使鼓动的结果，便暗中怂恿锦衣卫都督陆炳，叫他穷追杨继盛背后的指使人。想再利用杨继盛的事件，委罪于徐阶。但其奸计又未得逞。原因是，一方面杨继盛拒不承认背后有人指使；另一方面徐阶侦知到严嵩的奸计以后，用严词说服了陆炳，使严嵩的奸计再次落了空。从此徐、严二人的矛盾逐渐深化。到了嘉靖三十七年（~~1558~~1558年）三月，又有徐阶的门生，刑科给事中吴时来、刑部主事张翀、董传策等人，分别上疏弹劾严嵩“纳贿误国”。这下可给严嵩找到了攻击徐阶的有力借口。于是严嵩又暗中进谏言，请朱厚熜深究背后的主使人。此时，朱厚



# 明代史

西苑词林典故

熹对严嵩已有恶感，对他的谰言根本听不进去。最后只对吴时来等人罢官发戍而已。不仅如此，遇有军机大事，朱厚熹都问计于徐阶，而对严嵩只寻及一些道教的事务而已。这样从嘉靖三十一年（癸未年）六月至三十七年（癸丑年）三月，严嵩虽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构陷徐阶，但因朱厚熹宠幸的对象已经完全转向了徐阶，致使严嵩的奸计始终没有得逞。

嘉靖三十二年（癸亥年）东南倭乱渐起，朱厚熹只问计于徐阶。徐阶主张用兵征讨，得到朱厚熹的赞赏。北边军事吃紧，徐阶又倡言从北京筹集米麦数十万石支边，又得到朱厚熹的嘉纳。嘉靖四十年（癸丑年）十一月，西苑万寿宫失火，朱厚熹只听得暂居玉熙殿。因该殿低矮，朱厚熹闷闷不乐，想再重建。而严嵩考虑耗资太重，建议朱厚熹或迁回大内，或迁到南宫，因而触犯了朱厚熹的忌讳，引起了对严嵩的极大不满。而徐阶却摸准了朱厚熹真实思想，建议利用建造别殿的剩余材料进行重建，再次得到朱厚熹的嘉纳。结果，不到百日，新殿建成。从此，朱厚熹对徐阶更是宠幸异常，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严嵩。到了此时，严嵩老耄智昏，而严世蕃又在外边横行霸道，自感处境十分危机。于是，又象当初对待夏言那样，设宴讨好徐阶。席间，严嵩亲自恳求徐阶说：“嵩旦夕且死，此曹惟公乳哺之。”徐阶虽然对严嵩恨之入骨，但不象夏言那样志骄气溢，而是将仇恨暂时埋在心底，不露于色，不但满口答应，还亲切地进行安慰。

徐阶新幸，严嵩势危。满朝文武官员，就是包括某些方士、道流在内，也都利用各种方式，交章指控严嵩父子的奸邪罪状。有个方士名叫兰道行。他是在朱厚熹南巡承天府



# 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彭那尔裁茶尊报奥宰战回舞舞舞

时，随驾受到宠幸的。某一日，兰道行向朱厚熜夸口说，他能够“驱使”鬼神，“悬判吉凶”，朱厚熜对此很感兴趣。于是向兰道行问起辅臣当中，哪位忠，哪位邪。经兰道行占卜和装神弄鬼以后说：“（严）嵩父子弄权”。朱厚熜听了以后心动问道：“果尔，上玄何不殛之？”兰道行答：“留待皇帝正法”。朱厚熜思想迷信，听了此话以后，便产生了去掉严嵩的念头。

嘉靖四十一年（~~嘉靖~~四十年）五月，有个御史名叫邹应龙。某一日外出遇雨，就近到朱厚熜的一个内侍太监家中避雨。他从这个太监口中得知上述情况以后，征得徐阶认可，急忙上疏指控严嵩父子的奸贪罪状。尤其是在章奏最后说：“如臣有一言不实，请即斩臣首以谢（严）嵩父子。”这一奏章因事先摸准了朱厚熜的思想状况，果然奏效。马上就坚定了朱厚熜罢掉严嵩的决心。但因严嵩毕竟已经服侍他近二十年，双方感情比较深，所以对严嵩本人不忍治罪，只令离职致仕，并给禄米百石。但对严世蕃，却因他罪恶深重，谕令逮捕下狱。严嵩去位以后，徐阶便马上升任为内阁首辅。

在邹应龙指控严嵩罪状以后，严嵩尚未离京之前。徐阶已经知道了朱厚熜要罢掉严嵩的决心。但他深知朱厚熜思想多变，且朝廷内部又十分复杂，此时还必须慎重行事，决不能冒然投石下井。为了迷惑严嵩，徐阶还亲自到严嵩家中进行安慰。这一行动，果然使严嵩深受感动，不仅自己亲自叩头致谢，还叫出严世蕃并连同严世蕃的妻子，共同乞求徐阶，求他在皇帝面前给以说情。徐阶既然做出这种假象，自然是满口答应。徐阶回家以后，他的儿子徐璠，十分不解地说：“大人受侮已极，此其时已！”但徐阶为了混淆视听，却



假发怒说：“吾非严氏不（能）至此，负心为难，人将不食我余！”可见徐阶确实“阴重不泄”，对他的儿子都不肯讲真话。没过两日，果然严嵩暗中派人到徐阶家中探听虚实。徐阶知道对方的身份和来意，便又故意张扬上述思想，这就使严嵩更加信以为真。就是后来朱厚熜下令将严嵩罢掉，徐阶还仍然写信对严嵩进行存问。结果，使严世蕃也一时信以为真说：“徐老不我毒”。这些做法都充分表现了徐阶“有权略”和“阴重不泄”的不平凡性格。假如没有这些性格和谋略，严嵩肯定是击不败的。而夏言正是缺少这些性格和谋略，只是一味地志骄气溢，结果竟败在严嵩手下。

严世蕃被捕下狱以后，他的心腹爪牙便四处为他活动。当他们用重金买通了朱厚熜另一内侍太监，得知了邹应龙上疏的真情以后，便嘱托这位太监将此情况密泄给朱厚熜，激朱厚熜发怒，他们认为，只要朱厚熜发怒，就有可能将整个案情翻转过来。果然，朱厚熜得悉邹应龙上疏的实情以后，立时大怒。谕令立即逮捕兰道行和邹应龙下狱。严世蕃一看形势大有好转，马上暗派他的亲信鄢懋卿、费寀等人，到狱中找兰道行，说可许以重金，叫兰道行改口委罪于徐阶。但这个做法却被兰道行严词拒绝，结果使奸计落空了。无奈，只好再嘱托法司对严世蕃从轻拟罪。最后由朱厚熜获准，只将严世蕃发戍到广东雷州卫充军。对严嵩的孙子严鹄及其爪牙罗龙文、牛信等人，则分别发戍到极边充军。而特留严鸿一人服侍严嵩。

严嵩致仕，严世蕃被发戍，徐阶这才稍稍放开手脚，逐渐将严嵩的亲信爪牙从各部门逐一罢掉。

在严嵩致仕回家的途中，路经南昌铁柱观，观内有个道



# 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 新 那 尔 裁 察 尊 朝 典 宰 臣 罪 辜 辜 辜

士名叫兰田玉。兰田玉对严嵩说，他能够用符术召鹤，并有秘书若干本。严嵩向兰田玉索到秘书以后，特托御史姜儆、王大任呈献给朱厚熜。同时还上疏向朱厚熜问起居，想借助此事乞求朱厚熜将严世蕃放回，结果未能获准。

严世蕃被发戍以后，行至南雄便逃回老家。而罗龙文也在途中逃跑，潜入歙县。二人继续互相勾结，为非做歹。同时，又以建造府第为名，聚众四千余人，企图谋反。此事被御史林润所指控。当朱厚熜阅览林润的奏章以后，立时大怒，于嘉靖四十三年（~~嘉靖~~ 隆庆元年）十月，谕令将严世蕃、罗龙文重建逮捕下获。

此时严嵩父子虽然计穷败北，但其亲信、爪牙、耳目等人，仍然还未能全部扫净。同时朱厚熜的思想又容易反复多变，弄不好还要发生不测事件。究竟怎样才能将严氏父子置于死地呢？当时曾有人主张，除了指控严氏父子奸贪罪状以外，还要特别指控他父子二人，陷害杨继盛、沈炼等人的罪状。就此也为杨、沈等人报仇。到了此时，徐阶才将他那“阴重不泄”的面纱全部揭开，将“有权略”的智能全部发挥出来。于是徐阶说，杨继盛、沈炼的案情是为皇上亲自裁定，皇上历来护短儿，岂肯据此自引为过？弄不好，皇上还会认为法司想借杨、沈之事陷害严氏父子。要是那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经徐阶这么一说，使在场官员，无不个个敬服。于是又按照徐阶早已拟好的疏稿，着重指控严世蕃不仅聚众谋反，而且还说他要东投日本，北引大“虏”，推翻朝廷，妄想当皇帝。最后还十分肯定地写道：“事已勘实”，“俱有显证”。经过徐阶将严世蕃的罪状这样一改拟，便已达到十恶不赦的地步，再也无法翻案了。果然，朱厚熜阅览奏章以

源